



The Tempest

[英] 威廉·莎士比亚 / 著

朱生豪 / 译

暴风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雨/(英)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原著;
朱生豪,范锐译;多雷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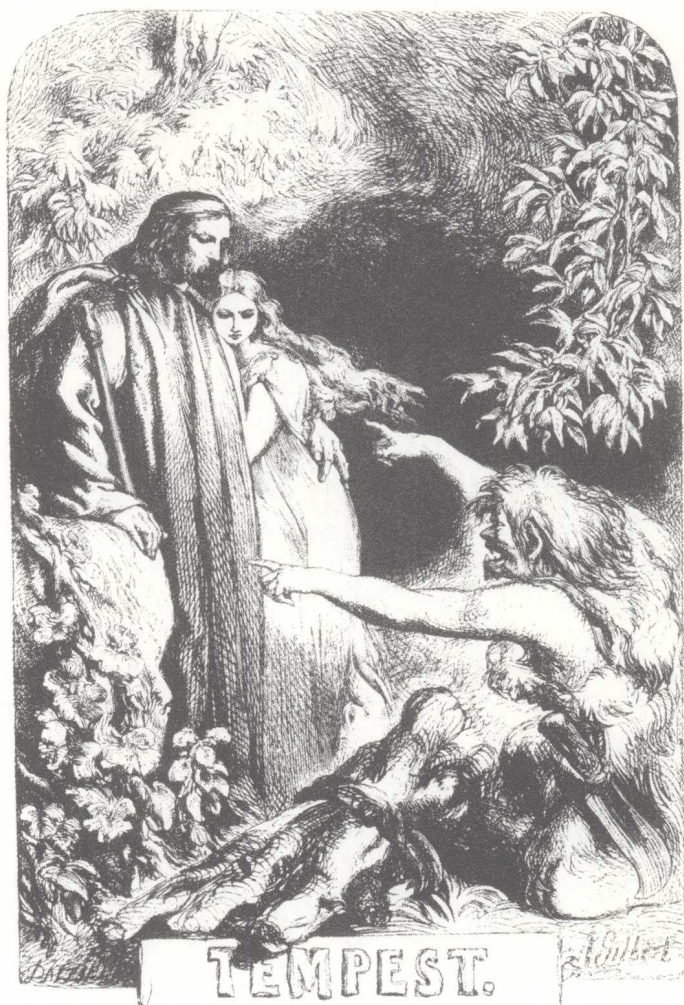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亚戏剧经典)

ISBN 978-7-80240-168-6

I.暴… II.①莎…②朱…③范…④多… III.诗剧—剧
本—英国—中世纪 IV. I 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430 号

书 名 暴风雨
著 者 威廉·莎士比亚
责任编辑 俞 杰
特约编辑 马 丹 周 轶 魏 溪
版式设计 陆智昌
封面设计 海 凝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毫米
印 张 7
字 数 113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暴风雨

序

梁实秋

一、著作年代

《暴风雨》无疑的是莎士比亚晚年最后作品之一。《暴风雨》没有“四开本”行世，最初的版本就是在一六二三年“对折本”的全集里。技术的圆熟，文字的老练，声调的自然，以及全剧之静穆严肃的气息，很明显的表示这戏必是莎士比亚的思想艺术臻于烂熟时的作品。但是此剧究竟是哪一年著作的呢？各家的学说很不一致，佛奈斯的“新集注本”所汇集起来的各家的考释占有密排小字三十四页之多，其各家论断的结果大致如下：

Hunter 1598

Knight 1602 or 1603

Dyce, Staunton after 1603

Elze 1604

Verplanck 1609

Heraud, Fleay, Furnivall 1610

Malone, Steevens, Collier, W. W. Lloyd, Halli-
well Grant

White, (ed. i), Keightley, Rev. John Hunter,
W. A. Wright

Stokes, Hudson, A. W. Ward, D. Morris 1610
- 1611

Chalmers, Tieck, Garnett 1613

Holt 1614

Capell (?), Farmer, Skottowe, Campbell, Bath-
urst, the

Cowden-Clarkes, Philipcotts, Grant White (ed.
ii), Deighton

a late or latest play.

如从多数论断，大概此剧作于一六一〇及一六一一年间
比较的最近于事实。

为确定此剧之著作年代，只有一项绝对可靠的外证。那
就是宫廷的娱乐记录，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一日国王剧团在白

宫哲姆斯一世御前上演此剧，一六一三年二月间同一剧团又在宫中为了庆祝伊利沙白公主结婚大典再度上演此剧。此外
的各种证据，都是内证，并且都不免是臆测。

二、故事的来源

《暴风雨》的故事来源是不易确定的。

汤姆士·瓦顿（Thomas Warton）在他的英诗史卷三（一七八一年版）里的一个脚注里曾记载着，据诗人考林斯（Collins）说，《暴风雨》乃是根据一篇浪漫故事奥瑞理欧与伊萨白拉（“Aurelio and Isabella”）而写成的，这故事曾在一五八六年以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三种本子编为一册刊行，在一五八八年复以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四种本子编为一册刊行。考林斯在晚年是个疯子。奥瑞理欧的故事，近已被人发见，其内容与《暴风雨》并不相符。故此说似不能成立。

提克（Tieck）在他的《德国戏剧》（“Deutsches Theater”，1817）里首先提出《暴风雨》与一篇德国戏剧《美貌的西地业》（“Die Schone Sidea”）的关系。这篇德文戏是 Jacob Ayrrer 所作的一个很粗陋冗长的东西，他是在一六〇五年死的。在剧情方面讲，这两出戏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两剧之间有关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

我们怎么能确定哪一篇是抄袭的呢？在一六〇四年与一六〇六年有英国剧团到德国去献艺，也许他们把《暴风雨》或类似《暴风雨》的故事带到了德国因而影响了德国的戏剧作家，也许他们把美貌的西地业或类似美貌的西地业的故事带回了英国因而影响了莎士比亚。也许，如提克所曾暗示，两出戏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此外有些批评家看出了 Antonio de Esclava 所作的 “Las-noches de invierno” 里的一篇故事（一六〇九年刊于马德里），Thomas 所作的 “Historye of Italye”（一五六一年版），Strachey 所作的关于航海遇险的报告 “A True Reportory...” 等，都与《暴风雨》有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都是很近情理的推测。又有人看出刚则娄在第二幕第一景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是采自法国散文家蒙旦（Montaigne）的一篇论文《论食人肉者》（“Of the Cannibals”），论文集的英译本刊于一六〇三年。第四幕第一景的化装表演，据德国学者 Meissner 的考据，是采自一五九四年哲姆斯王在 Stirling Castle 为亨利王子行洗礼时举行的一场表演。这一类的指陈只能局部的说明《暴风雨》的来源。

经过二百年来许多学者的搜索，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满足的说《暴风雨》的来源问题以阙疑为佳。新莎士比亚本的编者威尔孙教授说得对：“那些一定要给每一莎士比亚戏剧的

情节搜寻一个‘来源’的人们，（好像莎士比亚自己就不能创造似的！）对于暴风雨就要失望了。”就教他们失望吧。

三、《暴风雨》之舞台历史

《暴风雨》在莎士比亚生时曾被“王家剧团”在宫廷表演过，也曾公共剧院表演过。此剧以后的舞台历史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是莎士比亚戏剧被改动歪曲的最严重的例证之一。达文南（D'Avenant）与德莱顿（Dryden）合编的《暴风雨》，又名《魔岛》，刊于一六七〇年，他们自命这是改良的本子，他们大胆的窜动了剧情不少，主要的是：给米兰达添了一个妹妹道林达，凭空添造一个平生没见过女人的青年希泡利塔，给卡力班配一个雌性怪物西考拉克斯，给爱丽儿配一个雌性精灵米尔卡。这样一改，剧情稍变复杂，人物却有了对称。这改编本最初上演是在一六六七年，很受当时观众的欢迎，证以皮泊斯（Pepys）的日记就可见一斑，是年十一月七、十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翌年一月六日、二月三日，再下年一月二十一日，都有观看《暴风雨》的记载。皮泊斯特别喜欢这戏里的音乐。实在讲，《暴风雨》本身是有容纳大量音乐的可能。一六七三或一六七四年，这改编本变成音乐剧，谱乐者是 Purcell。

《暴风雨》的本来面目在舞台上出现是十八世纪中叶的

事。从一七四六年原本的《暴风雨》断断续续的上演，但是改编本也并未绝迹。改编本的势力直到一八二一年还没有消歇，在这一年著名的演员 Macready 还采用改编本上演呢。

四、《暴风雨》的意义

《暴风雨》在“第一版对折本”的全集里，是第一篇戏。为什么它要占这样光荣的地位呢？Emile Montégut 说，《暴风雨》就像是古书弁首的图案一般，暗示给读者以全书的内容。别的戏不能有这样效用，没有别的一出戏能这样的赅括其余。恰似对于一位有经验的植物学家，三四种选择出来的植物就可代表半地球的花卉，所以普洛斯帕罗、爱丽儿、卡力班、米兰达这几个人物就可以把莎士比亚的整个世界放在我们的想象面前了（见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5, Vol. lviii 转引佛奈斯页三五九）。这一番话很新颖，但是究竟不免附会之嫌。

《暴风雨》与《仲夏夜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明显的都有庆祝婚姻的插景。若说这两出戏仅仅是为庆祝贵族婚姻才写的，并且除了庆祝之外别无其他意义，那不是适当的估量。莎士比亚写《暴风雨》的动机，也许是为了供奉皇家，但是我们现在鉴赏《暴风雨》时，不能不承认此剧有更严重的意义。没人能否认，莎士比亚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

如《波里克利斯》、《辛伯林》、《冬天的故事》以及《暴风雨》，都有一种“和解”（Reconciliation）的意味，好像是表示一个老年人阅世已深，已经磨灭了轻浮凌厉之气，复归于冲淡平和之境。在这一点上，《暴风雨》异于《仲夏夜梦》。

但是给《暴风雨》以极端的象征主义的解释，那也是不健全的。Campbell 在一八三八年就说：

“莎士比亚，好像是觉得这是最后一剧了，好像是触动灵机要描写自己，于是把戏里的英雄写成为一个自然的庄严的和善的魔法家，能从海底唤起精灵，能用极简易的方术役使他们。——我们的诗人这最后的一剧真是有魔法呢，因为，什么能比飞蝶南与米兰达求婚时所用的言语更朴素，而什么又能比这一段使我们衷心感动的同情更玄妙？在此地莎士比亚自己便是普洛斯帕罗，或者说，是能役使普洛斯帕罗与爱丽儿的更高的精灵。但是这强有力的魔法家该敲碎他的魔杖的时候快要到了，把魔杖沉在深深海底，——‘沉到不曾测到过的海底。’……”（转引自佛奈斯本第三五六页）

把普洛斯帕罗认为是莎士比亚自己，这已经成为一种传

统的解释。Frank Harris 所作 “The Man Shakespeare” 把这种解释推到极端，他公然的说：“我们从普洛斯帕罗所得到的莎士比亚的画像，是惊人的真实而巧妙”（第三四七页）。“这《暴风雨》是何等的一出戏！莎士比亚终于看出了他自己的本色，是一位没有国土的帝王；但是一位很‘有力的魔术’的专家，一位大魔术师，以想象为随身的侍从的精灵，能点化沉舟，能奴使敌人，能任意捏合情人；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温柔仁厚上面。……”（第三五五页）。我们若信任这象征主义的方法，把《暴风雨》当做“比喻”（allegory）看，我们还可以发见许多有趣的解释，爱丽儿是一个象征，米兰达也是一个象征，卡力班也是一个象征，甚至于像 Garnett 在 “Shakespeare Jahrbuch” XXXV 所主张在这戏里还可以找出一段历史的索隐！攻击这一派象征主义的解释最力的是 Schücking 教授，他的 “Character Problems in Shakespeare’s Play” 1922, pp. 237 – 266 驳倒了一切的传统的误解，重新用写实主义者的眼光来估量这戏里的人物描写。

我们不必把《暴风雨》当做“比喻”，我们越想深求它的意义反倒越容易陷入附会的臆说。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所用的艺术手段与在其他各剧里所用的初无二致。他在《暴风雨》里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繁复的人性——人性的某几方面。他依然是驰骋着他的想象，爱丽儿和卡力班都是他

的想象力铸幻出来的工具，来帮助剧情的发展。《暴风雨》不一定是最后一剧，所以普洛斯帕罗也不一定就是莎士比亚自己。《暴风雨》终究是一个浪漫故事，比较的严重处理了的浪漫故事，内中充满了诗意与平和宁静的气息，如是而已。

（因时代不同，梁实秋先生的文章在部分书名、地名、人名的翻译上与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存在差异。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我们保持了梁实秋先生作品的原貌，而没有将这些书名、地名、人名与正文译本统一，特此说明。）

目 录

序

梁实秋 1

暴风雨

朱生豪 译 1

暴风雨(故事)

[英]查尔斯·兰姆 玛丽·兰姆 改编

范锐 译 173

名家评论

范锐 辑 193

暴风雨

朱生豪 译

